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六

列傳

宋八十

何灌　李熙靖　王雲

譚世勣　梅執禮　程振

劉延慶

何灌字仲源開封祥符人武選登第為河東從事經畧

使韓縝雖數試其材而常沮抑之不假借久乃語之曰君奇士也他日當據吾坐為府州大山軍巡檢（按東都事畧作為府州黃河東岸巡檢）盜蘇延福狡悍為二邊患灌親梟其首賈胡疃有泉遼人常越境而汲灌親申畫界堠遏其來忿而舉兵犯我灌迎高射之發輒中或著崖石皆没鏃敵驚以為神遂巡斂去後三十年契丹蕭大師與灌會道曩事數何巡檢神射灌曰即灌事也蕭矍然起拜為河東將與夏人遇鐵騎來追灌射皆徹甲至洞胷出背疊

貫後騎羌懼而引卻知寧化軍豐州徙熙河都監見童貫不拜貫憾焉張康國薦于徽宗召對問西北邊事以笏畫御榻指坐衣花紋為形勢帝曰敵在吾目中矣提點河東刑獄遷西上閤門使領威州刺史知滄州以治城郭功轉引進使運粟三十萬石於並塞三州灌言水淺不勝舟陸當用車八千乘沿邊方登麥願以運費增價就糴奏上報可安撫使忌之劾云板築未畢而冒賞奪所遷官仍再貶秩罷去未幾知岷州引邈川水溉閑

田千頃湟人號廣利渠從河州復守岷提舉熙河蘭湟弓箭手入言漢金城湟中穀斛八錢今西寧湟廓即其地也漢唐故渠尚可考若先葺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則人樂應募而射士之額足矣從之甫半歲得善田二萬六千頃募士七千四百人為他路最童貫用兵西邊灌取古骨龍建築震武軍按宋史本傳作何灌取古骨龍馮進武軍考宋史地理志無馮進武軍政和六年建築古骨龍城賜名震武城未錢改為震武軍東都事畧亦作取震武軍今據改加吉州防禦使改知蘭州又攻仁多泉城砲傷足不顧卒拔

城斬首五百級尋改鄜州防禦使宣和初劉法陷於敵
震武危甚熙帥劉仲武使灌往救灌以衆寡不敵但張
虛聲駭之夏人宵遁灌恐覘其實遽反兵仲武猶奏其
逗遛罷為淮西鈐轄從平方臘獲賊帥吕師囊遷同州
觀察使浙東都鈐轄改浙西童貫北征檄統制兵馬涿
易平以知易州遷寧武軍承宣使燕山路副都總管又
加龍神衛都指揮使金人取景州圍薊州貫諉以兵事
即復景城釋薊圍郭藥師統蕃漢兵灌白頃年抵氐歸

朝朝廷別置一司專部漢兵至于克行乃許同營今但宜令樂師主常勝軍而以漢兵委漼輩貫不聽召還管幹步軍司陪遼使射玉津園一發破的再發則否客曰太尉不能耶曰非也以禮讓客耳整弓復中觀者誦歎帝親賜酒勞之遷步軍都虞候金師南下悉出禁旅付梁方平守黎陽漼謂宰相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銳以北萬有一不枝梧何以善吾後盍留以衛根本不從明日又命漼行辭以軍不堪

戰强之拜武泰軍節度使河東河北制置副使未及行而帝内禪漼領兵入衛鄆王楷至門欲入漼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來導者懼而退漼竟行援兵二萬不能足聽募民充數靖康元年正月二日次滑州方平南奔漼亦望風迎潰黄河南岸無一人禦敵金師遂直叩京城漼至乞入見不許而令控守西隅背城拒戰凡三日被創没于陣年六十二帳下韓綜雷彦興奇士也各手殺數人從以死欽宗哀悼賜金帛命官護葬已而言

者論其不守河津追削官秩子子蔚至閤門宣贊舍人從父戰箭貫左臂拔出之病創死紹興四年中子辭以淮事泣訴于朝詔復履正大夫忠正軍承宣使

李熙靖字子安常州晉陵人唐衛公德裕九世孫也祖均父公弼皆進士第公弼崇寧初通判潞州以議三舍法不便使者劾其沮格詔令坐削黜以死熙靖擢第又中詞學兼茂選為辟雍録太學正升博士以父老丐外除提舉淮東學事使養命下乃得河東而為淮東者藏

祐之也蓋省吏取祐之賂輒易之或教使自言熙靖曰事君不擇地吾其可發人之私求自便也宰相聞而賢之留為兵部員外郎遭父憂去還為右司員外郎王黼以太宰領應奉司又方事燕雲立經撫房于中書獨專之他執政皆不得預熙靖與言曰應奉之職非宰相所當預尚書樞密皆有兵房足以治疆事經撫何為者哉黼積不樂同列五人皆蹴躋禁從獨滯留四年都水丞失職移過于熙靖貶其兩秩又將左轉為國子司業執

政交言不可僅遷太常少卿𤄫罷乃拜中書舍人蔡攸
又惡之出知洪州越兩月復以故官召入對言燕山雖
定宜益謹思患豫防之戒帝嘉之靖康初同譚世勣事
龍德宮改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道君待之甚厚常
從容及內禪事曰外人以為吳敏功殊不知此自出吾
意耳吾苟不欲人言且滅族誰敢哉或謂君似唐睿宗
上畏天戒故為之吾有此心久矣熙靖再拜賀敏聞而
忌之以進對不時受罰旣拒張邦昌之命憂憤廢食家

人進粥藥寛譬之終無生意故人視其病相持啜泣索筆書唐王維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明日遂卒年五十三與世勣同贈端明殿學士

王雲字子飛澤州人父獻可仕至英州刺史知瀘州黄庭堅謫於涪獻可遇之甚厚時人稱之雲舉進士從使高麗撰雞林志以進擢祕書省校書郎出知簡州遷陝西轉運副使宣和中從童貫宣撫幕入為兵部員外郎起居中書舍人靖康元年以給事中使斡里雅布軍議

割三鎮以和使還傳道斡里雅布之意以為聶赫得朝
廷所與伊都蠟書堅云中國不可信欲敗和約執政以
為不然罷為徽猷閣待制知唐州金人陷太原召拜刑
部尚書再出使許以三鎮賦入之數雲至真定遣從吏
李裕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
王來和好乃成欽宗悉從之且命王及馮澥往未行而
車輅至長垣為所卻雲亦還澥奏雲誕妄誤國雲言事
勢中變金人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震

駭詔集百官議雲固言康王舊與斡里雅布結歡宜將命帝慮為所留雲曰和議既成必無留王之理臣敢以百口保之王遂受命而雲以資政殿學士為之副頃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徹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為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州又與守臣宗澤有憾於是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為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姦賊也王出廟行或發雲笥得烏絁短巾蓋雲夙有風眩疾寢則以護

首者民益信其為姦謀而殺之王見事勢洶洶乃南還相州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行議者以是驗天命云建炎初贈觀文殿學士雲兄齊崇寧時為謀議司詳議官按東都事畧作為講議司編修官考宋史職官志有講議司無謀議司亦無詳議官上書告蔡京罪黥隸海島欽宗復其官從种師中戰死

譚世勣字彥成潭州長沙人第進士教授郴州時王氏學甚行世勣稚不喜或問之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置其書不觀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祕書省正字時

相蔡京子攸領書局同舍郎多翕附以取貴仕世勣獨坐直廬繼書竟日梁師成之客與為鄰居數致師成願交意謝不答在館六年不遷京罷用久次為司門員外郎又三年遷吏部京復相嫌不附已罷提點太平宫久之復還吏部倖臣妄引恩澤任子持不與吏白有某例世勣曰豈當以暫例破成法已而取中旨行之進少府監擢中書舍人以謹命令惜名器廣言路吝賜予正上供省浮費六事言于上又為當路所嫉以徽猷閣待制

知婺州未行復留之徽宗禪位東幸且還使與李熙靖副執政奉迎遂同主管龍德宮請辨正宣仁國史之謗述欽聖遺旨以復瑤華大享神祖仍用富弼侑食釋奠先聖不當以王安石配後皆施行秋七月彗出東方大臣或謂此四夷將衰之兆世勣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宜惑諛說進給事中兼侍郎內侍喧爭殿門詔以贖論世勣駁其不恭因言童貫輩初亦甚微小惡不懲將馴至大患疏入同類側目何㮚建議分外郡為

四道置都總管事得顓決世勣言裂天下以付四人而三畿所治者纔十六縣獨無尾大不掉之慮乎㮚不樂改禮部侍郎金騎駸駸南下世勣言守邊為上策今邊不得守守河則京畿自固中策也巡幸江淮會東南兵以捍敵下策也金人既渡河又請遣大將秦元以所部京畿保甲分護國門使兵勢連屬首尾相援即金人不敢逼孫傅深然之又格於衆議再扈車駕至金師帳以十害說其用事者言講解之利詞意忠激金人聳聽張

邦昌僭國令與李熙靖同直學士院皆稱疾臥不起以憂卒年五十四建炎初褒其守節贈端明殿學士

梅執禮字和勝婺州浦江人第進士調常山尉未赴以薦為敕令删定官按東都事畧作為詳定九域圖志所删定官武學博士大司成彊淵明賢其人為宰相言相以未嘗識面為慊執禮聞之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者而已卒不往謁歷軍器鴻臚丞比部員外郎比部職勾稽財貨文牘山委率不暇經目苑吏有持茶券至為錢三

百萬者以楊戩旨意追取甚急執禮一閲知其妄欲白之長貳疑不敢乃獨列上果詐也改度支吏部進國子司業兼資善堂翊善遷左司員外郎擢中書舍人給事中抹摭以前執政赴闕宿留冀復故職執禮論去之孟昌齡居鄆質人屋當𧶜不肯與而請中旨奪之外郡卒留役中都者萬數肆不逞為姦詔悉令還楊戩占不遣內侍張佑董葺太廟僭求賞皆駁奏勿行遷禮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其第夸示園池妓妾之盛有驕

色執禮曰公為宰相當與天下同憂樂今方臘流毒吳地瘡痍未息是豈歌舞宴樂時乎退又戒之以詩黼愧怒會孟饗原廟後至以顯謨閣待制知蘄州又奪職明年從滁州復集英殿修撰時賦鹽虧額滁亦苦抑配執禮曰郡不能當蘇杭一邑而食鹽乃倍粟數民何以堪請于朝詔捐二十萬滁人德之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為翰林學士道除吏部尚書旋改戶部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禁內錢隸有司凡六宮廩給皆由度支乃

得下嘗有小黄門持中批詣部取錢而封識不用璽既悟其失復取之執禮奏審詔責典寶夫人杖黄門金人圍京都執禮勸帝親征而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者沮之洎失守金人質天子邀金帛以數百千萬計曰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執禮與同列陳知質程振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室其求而宦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户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換粟麥當有出者已而果

然金帥怒呼四人責之對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繒何有哉顧比屋枵空亡以塞命耳帥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曰皆官長也帥益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俁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為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撾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也是日天宇晝冥士庶皆隕涕憤歎初車駕再出執禮與宗室子昉諸將吳革等謀集兵奪萬勝門夜擣金帥帳迎二帝以歸而王時雍徐秉哲使范

瓊泄其謀故不克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即位詔贈通奉
大夫端明殿學士議者以為薄復加資政殿學士
程振字伯起按東都事畧及宋名臣言行録俱作字伯玉饒州樂平人少有
軼材入太學一時名輩多從之游徽宗幸學以諸生右
職除官為辟雍録升博士遷太常博士提舉京東西路
學事請立廟于鄒祀孟軻以公孫丑萬章樂正克等配
食從之提舉京西常平入為膳部員外郎監察御史辟
雍國子司業左司員外郎兼太子舍人始至即言古者

大祭祀登餕受爵必以上嗣既禮經所載且元豐㫖典具存昨天子展事明堂而殿下不預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子矍然曰宫僚初無及此者由是特加奬異方臘起振謂王黼宜秉此時建華天下獘事以上當天意下順人心黼不懌太子薦之甚力遂擢給事中黼白振資淺且雅長書命請以為中書舍人侍郎馮熙載出知亳州黼怨熙載欲振詆以醜語振不肯黼使言者劾為黨罷提舉冲佑觀居三年後還故官按東都事畧云以振為朋黨責

提擧沖佑觀明年復集英殿修撰宋名臣言行錄云明年復集撰尋復徽制中舍與宋史本傳三年後還故官異

靖康元年進吏部侍郎上言柄臣不和論議多駁詔令輕改失於事幾金人交兵半歲而至今不解者以和戰之說未一故也裁抑濫賞如白黑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議以私心不除各蔽其黨故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為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為非而止或聖斷喻度而不暇疇咨或大臣偏見而遂行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為之反汗其勢不得不爾也時金兵至

河北振請糾諸道兵犄角擊之曰彼勢如此陛下尚欲守和議不使少有懲乎上嗟味其言而棄於外廷不能用拜開封尹故時大辟有情可矜多奏取原貸崇寧以來議者謂輦轂先彈壓率便文殺之振請復舊制詔捕亡命卒得數千人振請以隸步軍除其罪步軍司欲論如法振曰方多事之際一日殺數千人必大駭觀聽乃盡釋之改刑部侍郎金騎在郊邀車駕出城振為何㮚言宜思所以折之之策㮚不從未幾及于難年五十七

金人去從子庭訪得其首歸葬之初王黼使其客沈積中圖燕振戒以後禍積中懼而言不可旣而振乃用是死聞者痛之初宣和崇道家之說振侍坐東宮從容言孔子以鴟鴞之詩為知道其詞不過曰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亦云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事目前區區非二聖人意他日太子為徽宗道之徽宗寤頗欲去健羨疏左右近習而宦寺楊戩輩方大興宮室懼不得肆因讒家令楊馮以

為將輔太子幸非常徽宗震怒執馮誅之而太子之言亦廢振尹京時兩宮方困於基間振極意彌縫治龍德梁忻獄寛其罪不使有纖介可指高宗即位進秩七等仍官其子及親屬三人又贈端明殿學士端平初曾孫東請謚賜謚剛愍同時死者禮部侍郎陳知質失其傳

給事中安扶附見父安壽傳

劉延慶保安軍人世為將家雄豪有勇數從西伐立戰功積官至相州觀察使龍神衛都指揮使鄜延路總管

遷泰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改承宣使破夏人成德軍擒其酋桑楚降王子尼瑪丹津拜保信軍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從童貫平方臘節度河陽三城又從北伐以宣撫都統制督兵十萬渡白溝延慶行軍無紀律郭藥師扣馬諫曰今大軍跋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鄉遼將蕭幹師衆來延慶與戰敗績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取

令公之子三將軍簡師為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先行即入燕城幹舉精甲三千巷戰三將軍者光世也渝約不至藥師失援敗走世宣死之延慶營于盧溝南幹分兵斷餽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聞漢軍十萬壓吾境吾師三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為應殲之無遺陰逸其一人歸報明旦延慶見火起以為敵至燒營而奔相蹂踐死者百餘里自熙豐以來所

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朝散朝議延慶喪師不可不行法
职率府率安置筠州契丹契丹知中國不能用兵由是輕之
未幾復為鎮海軍節度使建使靖康之難延慶分部守京
城陷引秦兵萬人奪開遠開遠門以出至龜兒寺為追騎
殺光世自有傳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六